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界鬼域記

第四回 覽插畫如見小兒女 拈紙牌狂罵老祖宗

卻說沉魚正自坐在劇場上，和鶯娘兩人狂看影戲，那知後面來個人兒拍拍他的左肩，沉魚轉身回頓，便笑道：「嘎，原來是你。」那人也撮著笑臉道：「好妹妹，我在青蓮閣，等殺你也，你如何謊約呢？」沉魚道：「對不起你，你怎生尋到此間呀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從代數學的天干地支中推算出來的。」沉魚忍不住的微微一笑，就略把身子偏了一偏，讓他個小小坐地。看官們你道這是何等樣人呢？卻便是那昌中女校的唱歌教習徐鵬飛先生。鶯娘初入學，一時認不得他，問了沉魚，才知道是鼎鼎有名的唱歌家便是，鶯娘也要身受他半年教育咧。

不免恭恭敬敬，叫聲徐先生。鵬飛又添了一位高足弟子，也就欣喜無限，回叫了鶯娘賢妹，鶯娘道：「徐先生，你來遲了，若不然，也教你領略領略這好影戲呢。」鵬飛道：「怎樣好法？」

鶯娘便將所見情狀，曲曲描繪，鵬飛道：「嘎嘎，充好到一般地位。」說著，忽瞧見沉魚面前，放著一包薄薄的新書，便說道：「沉魚妹，那包中可不是新小說麼？」沉魚道：「非也。」

鵬飛道：「既非新小說，必定是教科書了。」沉魚道：「你瞧你瞧。」慌即把書兒遞給鵬飛，鵬飛接在手中，解開了包書紙，瞧得書面上題箋，不覺呵呵冷笑，再將那書中插畫，約略翻閱了一遍，見六七幅精圖，鈎深索隱，摹寫逼真，一發大堪捧腹。

沉魚瞧他笑個不了，心知有的，然究莫解其所以然，鶯娘更莫明其妙，因低聲問道：「徐先生，你為何這樣呀好笑？」沉魚也接口道：「到底徐先生何事見哂，難道這最新唱歌集，尚不合教科的用麼？」鵬飛道：「哼哼，新是新的，可惜山歌也沒得一隻呢。」鶯娘詫道：「呀，好作怪啊！」沉魚道：「噯，那有此理！徐先生，你別哄我了。」鵬飛道：「誰來哄你。」沉魚道：「然則是那一種教科書呀？」鵬飛笑道：「就算他是國民的教科書罷。倘若研究起生理學來，還可當他參考書用咧。」

沉魚聞言，早飛紅了臉，倒低了頭，想想真是又羞又怒，鶯娘雖未悉此中元妙，卻也領會了一大半，停了一停，沉魚又問道：「徐先生，這勞什子的名兒，究是新什麼啊？」鵬飛道：「好妹妹，這教名呢，你也別問我，我也不忍來告訴你。恐防說穿了，你粉嫩似的嬌面，愈加紅一陣白一陣，羞得沒地河可鑽，豈不掃興呀！」沉魚是絕乖覺的人，被鵬飛這兩句話一說，他更滿心疑惑，曉得決非好書，諒來總以訛纏訛，誤買了新小說中的《新情史》、《新恨海》、《新色魔》等類，因此越想越惱，心中很不自在，便作色道：「鶯娘妹子，快快摔了，去重購罷。」

說著，逕攫自鵬飛手中，擲書於地，鵬飛慌忙拾起說道：「好妹子，別輕視他，他從出版至今，海內外新舊兩派一體特別歡迎，算來此書的價值，比教科書要隆重些咧。莫說別處，便是眼前租界上，幾位有名望的美男秀女，那個不入手一書呢。鶯娘，你收好了罷。」鶯娘道：「是啊，沉魚姊，別火冒了，帶回去當他閒書看，也可解解愁消消悶的。」沉魚道：「徐先生，我不信新圖籍中有何種不堪入耳的名目，你老實講了，免使我委決不下咧。」鵬飛見他苦苦求教，因暗想道：「他總道我有意刁難，我更何必替他諱言呢。」況且對於他們，本負有教之誨之的責任，這些的指導也算分內應盡的天職，便將身挨過一點，附耳低言道：「好妹妹，這是男女新……交合論，想你一向聞名的。」沉魚道：「啊呀，要死了。」鶯娘道：「姊姊，做什麼？」

沉魚道：「妹子你提起，真笑死天下人的。」

看官們啊，你道他怎樣買錯的呢？這也並非我故意形容他，皆為男女新交合論，和國民新唱歌集，書名上都有個新字，而且新字的位置，同是居在第三，價格也同是三角，裝釘也同是洋式，內容雖異，表面卻無甚參差。沉魚腦裡裡頭，舍新字外再沒藏得點墨，所以他手執書目，仔仔細細的認明了新字，又認明了新字的位置，自道提綱挈領，萬無一失，可不愧買書的老斷論了，誰知千不買，萬不買，剛剛錯買了一本諱莫如深的交合論呢。沉魚是素性好勝的，到了這時候，方悔自家從前不會多讀幾年的書，以是於露出馬腳，現吃只種眼前虧了。又想起方才振華館執事人，只管望著咱們，注目直視，笑的笑，瞧的瞧，瞧了復笑，笑了又瞧，當時原解不出這疑團，如今看來也為只一冊新笑話咧。正懊恨癡羞間，劇場散了，數千觀劇人，恐後爭先，各自奪門而出。沉魚尚自側著頭，端坐不動，鶯娘道：「姊姊，你可寄宿在這裡麼？」沉魚爽然道：「啊呀呀，我好似聾若聵，滿劇場人已走去了十之六七也。徐先生呢？」

鵬飛笑道：「你們先走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沉魚也不和他客氣，即離起身向外，於是一師兩弟，雜在稠人中，慢慢吞吞，輾出影戲館的紅帆大門簾。鵬飛為隨護愛徒起見，因推讓沉魚、鶯娘疾行先走，自己願作殿軍，拓開左右手，步步留心，似恐有人擠上前去個樣子，再加側廂裡一輩子學生，色星高照，歷亂皮靴聲，咕咕咯咯，一大幫的緊緊相隨，鵬飛睹此情形，還怕他們放去色中餓鬼的惡現狀，故所以分外著意，跑了一陣，果然背後釘死鬼，嘴裡又嘮嘮叨叨，抄襲方才的舊文字，顛倒橫豎，抖得熟爛婆羅，總不雜乎猥褻換痕，實哀槐哀夫。徐鵬飛雖沒學過英文，然而此種口頭禪，差不多拉東洋車的也聽得來。

何況他擁鼻比，坐講台，皇然教育大家，豈有反被他們瞞過，只是猥褻換痕一語，尚有些兒疑義，然即此例彼，也可知決非好字面，要想站住了身，把他們搶白一頓，轉念使不得使不得，他們人數很多，爭執起來，難免眾寡不敵。況且馬路上面自可憎的印捕，異常蠻野，動不動去巡捕房裡等一夜，倒不合算呢。

多一事勿如少一事罷。想到其間，勢如燎原的無名火，頓然燬下去了。就此三人頭足不停步，抄出胡家宅，鵬飛意中將喚了車即時歸校，那知道鶯娘、沉魚肚皮竟餓到背家裡去呢。沉魚再也熬耐不住，便說道：「妹子，咱們且覓個飯館，吃些東西罷。」鶯娘道：「原是，我也餓得苦了。徐先生，左近一帶，可有那又清淨又精緻的飯館呢？」鵬飛道：「妹子們，別是沒吃夜飯麼？」沉魚道：「不差。」鵬飛笑道：「好妹子，只索性餓了罷，你看來首海國春，對面聚寶園，都關得鐵桶相似，更從何處覓啖飯所呢？」沉魚道：「只便如何？」鵬飛躊躇半晌道：

「嘎，有了，可回到胡家宅，吃四如春遠近馳名的水餃子罷？」沉魚道：「妹子，好麼？」鶯娘道：「急何能擇，還論什麼好不好呀？」

說著，復從六馬路自南至北，直望四如春來。許多學生儘管無歇無休，喧喧嚷嚷，間接的跟著二女改操本國言話，詼諧調笑，譏刺品評，迴軼出規則文明之外。鵬飛聽他們越說越可惡，好好個學生，竟恣意虐謔，變成竹槓名家的口氣，心裡倒未免寒勢勢咧。鶯沉兩姊妹，略聽了一二語，覺得句句刺心，耳紅面赤，恨不得請他們吃個巴掌，才出心頭之氣。不一會已至胡家宅，師弟三人，便極吼吼的趕進四如春亂叫堂倌，說道：

「不拘何物，有多少拿多少來。」堂倌依言，把水餃子、肉餛飩一切店內底貨，煮熟了，連托了兩大盤過來，任他們吃個暢兒，吃的很起勁。個辰光，瞧瞧店門口一般浮頭學生，原舊站在那裡，彷彿排隊歡送個勢子。沉魚看了確是可氣可笑，鶯娘道：「姊姊，快休看他，他們只頑皮小孩子，給不得好面孔他看的。」鵬飛順口道：「此話極是，他走他的路，我干我的事，不理會他，方是正當第一辦法。」沉魚笑道：「我怕不知呢？」

說著，鵬飛惠過於鈔，將手巾抹了抹嘴，說道：「妹子們，跑得辛苦咧，暫坐此權等一等，我去僱了馬車來，咱們同車歸校罷。」鶯娘、沉魚各道了聲好，鵬飛就似飛的奔到外邊，找了部轎式快車，又碌碌忙忙照應鶯沉，登車坐著，自己也撩起衣鉤，一躍而上。那想吃天鵝的學生一瞧「啊呀，不好了。」便盡力狂奔，跌撞跌衝，比平日學堂裡的賽跑競走，加倍運足腳勁，豈知愈追愈遠，即使今天追到昨日，決計也追勿著了，沒奈何半日把個赤腳零，原化作一場空呢，也只得分道各散。一言表過。

再說沉魚等乘坐馬車，彼此有說有笑，未及半刻鐘，早到昌中學校門外，沉魚向不喜依傍他人，且不會與小人計較，隨手挖出小洋夾，將馬車夫從豐賞賜，然後偕同鵬飛、鶯娘，離車入校。校門尚似開閉，裡面懸掛一燈，卻已光小如豆。三人悄悄步入，

過轎廳，各歸各房，大家輕口兒說聲明兒再見。

鶯娘手搭沉魚肩上，從左迴廊繞至樓下，摸上十八層扶梯，只見黑魍魎的一個人影，緊靠樓門，連連磕頭，沉魚顛聲道：「噯唷，是那個啊？要睡竟睡，何得在此嚇人。」說著就把那人細相一相，卻便是陸媽子，方笑道：「賊囚娘，好個困殺鬼轉世。」鶯娘道：「好姊姊，倘這時沒你作伴，豈不要嚇的魄散魂飛呢。」沉魚道：「果然。」鶯娘道：「呀，這又奇了，怎說清清清聞其無人，一棧邊的房門，都開得直堂堂，別是他們會同請假麼？」沉魚道：「妹子，枉空枉空，你學堂規矩，也不懂的，可曉得除卻暑假年假，斷無同時離校的道理。」鶯娘道：

「噯，明白了，必然他們還在講堂上，用夜課的功了。」沉魚道：「妹子，你休想猜得著，快放了書，和你往休憩室去玩玩，包管你很有趣呢。」鶯娘道：「甚好，本來我早眠也眠不慣的。」

話方畢，便回到沉魚房內，沉魚忙抽開了抽屜，拿枝小洋蠟燭，望蠟盤上插著，撮了火，正要帶上門兒，猛見鶯娘手中一鬆，遂將那忘諱書丟在沉魚繡枕邊，沉魚指指鶯娘道：「懶丫頭，竟不肯多走一步呢。」鶯娘道：「為此妙書，該叫他一親你玉人香澤呀。」沉魚道：「再胡說，我就打你的嘴了。」說著沉魚持了燭盤，前行領導，曲曲折折，重新跑下樓來，穿出禮堂大講堂，遙見監學室裡尚有未熄火光，沉魚悄然道：「妹子，須輕些兒腳聲呢。」鶯娘會意道：「是。」沉魚慌舉右手衣袖，把自己燭光遮住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似乎半夜裡的挖壁賊，戰兢兢偷了過去。轉入後園杜陵門，方敢放膽而走。不料老天惡作劇，才踏上九曲橋，風中燭燭條爾吹滅，鶯娘道：「噯，怎好走啊？」沉魚道：「你拽住我裙鉤，可不妨事了。」鶯娘道：

「別連同姊姊，都做那鐵路工程師呢。」沉魚道：「噯，莫非妹子精究工程學的。」鶯娘笑道：「量地皮，也工程學中的一部分呀？」沉魚道：「哈哈，你路陌生疏，原要小心些的。」說話之間，鶯娘覺得露黏苔砌，嬌滴滴玉軀險些一滑一躺，仰面朝天，沉魚道：「噯，險啊。」鶯娘定了定神，眼瞅舉目四週，惟於月光黯淡，愴惘迷離中，隱然見修竹縱橫，假山兀立，滿園景色，煞有鬼氣。芳心更突突驚動，若不自持，沉魚知他足艱心怯，便兜兜搭搭的指點道：「妹子，正中的巍巍大廈，就休憩室了。」鶯娘道：「噯，然則那首平房，可又是什麼堂兒呢？」沉魚道：「是啊，那左首是北黨學生的自習室，右首是圖書教員的預備室，此中裝潢精美，風景絕佳，可惜沒你我的分兒呢。」鶯娘道：「怎麼叫北黨學生啊？」沉魚道：「這話很長，隔日和你細談罷。」說著，沿荷花池南岸，走近休憩室，頓時光亮透空，另換一清明世界。鼻觀邊薰覺花香、粉香、香水香、香煙香，香氣團團，隨風飄出，疑到廣寒宮眾香國裡，但夜深人靜，並不聞一絲絲嗽聲，很可詫怪。及入室，東西瞻顧，四五盞保險燈，炫耀眼簾，瞧到室西北隅，則簇擁嬌花，巾幗中間雜幾幾鬚眉，教習二三人，學生多人，坐的坐，立的立，大家擎個兩張小紙片，垂頭注目，沉魚啞嘴笑道：「鸚鵡雁雁，你們好背地裡的興高采烈也。」一女子回顧道：「沉魚姊，你影戲也看得快樂呢？」沉魚道：「奇極啊，雪雁妹，何以見知？」雪雁笑而不答，鶯娘道：「噯，姊姊，你沒瞧見徐先生麼？」沉魚道：「啊呀，我真是有眼無珠了。唉，徐先生，你瞞著咱們，先自至此麼？」鵬飛方抖擻精神，連說「補……補。」

鶯娘道：「別補成二十二呢。」鵬飛抬頭道：「噯，妹子們，失照失照，來來來，二十四花神，恰好足數了。」沉魚又望對面一瞧，笑道：「孔方兩先生，難得也來和和調呢。」說著，複語鶯娘道：「那位體摻教習孔子鯨先生，這位手工教習方士鯤先生，你都該欠欠身，作個揖兒，稍盡些弟子之禮啊。」雪雁道：「魚姊兒你太費心了，此地又非禮堂，行出什麼禮來呢。」

鶯娘姊，別聽他。」鶯娘笑笑，便輕啟香頰，叫了兩半句的「先……」孔方倒慌離坐次，著實實並答聲：「鶯娘妹子，好鶯娘妹。」鶯娘瞧瞧孔子鯨帶鬚鬚子，似再世的祝枝山，方士鯤雙足高低，像復生的鐵拐李，奇形丑狀，惹人憎嫌，並且孔和方都口摻寧波音，啊辣聲聲，愈加觸耳朵管，比了那旁邊的徐鵬飛，一口蘇白，風流柔婉，翩然佳公子，顧影自憐，妍媸之判，恐還不止天淵咧。又瞧瞧那一排同學，單只雪雁、紅鸚，卻還秀色天餐，丰神瀟灑，其次則涂脂抹粉，作怪作妖，非頎而瘦，即矮而胖。再有幾個最愛打扮的剛剛是最劣最下，鈴銅眼，尖錐鼻，芝麻面，絲瓜頸，高顴露齒，斑駁陸離，一副不雅馴氣，滿堆臉上，真使人見而害怕。看官們啊，大凡越難看女子，必然修容飾貌越勿肯搭槩，在他們的理想，總把望天生缺陷，能夠以人力為補助，那知標緻不標緻，未可一毫強求。有楊太真的美，而脂粉轉嫌污色，可見標緻就勿須打扮，勿標緻也打扮勿出，俗語說的好，裝殺鵝頭，終是鴨頭，一些也勿差呢。閒文休表。

且說鶯娘一個個的打量轉來，早存了府視一切的見解，自道能匹我者，只一沉魚，鸚鵡姿色中人，尚多未逮，餘更自檜以下了。默想移時，益復心暇色豫，不覺忘形骸，道：「沉魚姊，你我蒲柳姿，已冠冕這中郎別墅了(休憩室中，有舊額一，上題中郎別墅四大字)，可想女界人才不易得也。」沉魚未及答言，紅鸚忽沉著臉啞的一聲道：「鶯娘姊絕代佳人，將來要人無雙譜咧。」沉魚忙止住道：「噯，誰叫你們賭賽面龐呢？快來從從興罷。」鶯娘自知不合，也便無言。沉魚遂把紙牌校和了，插置木質小盒中(俗名日船，因其形與船似)，又迫促道：「大家拿呢。」鶯娘道：「是名吐的溫麼(俗稱圈的溫，意不甚通，不如改吐的溫為是。因吐的譚溫音，即英語二十一，此種紙牌，固以二十一為足色也)？」沉魚道：「正是，妹子諒也擅長這個。」

鶯娘道：「平生所喜。」說著便從衣囊中摸出匯豐紙幣，壓了一張，笑道：「姊姊，以紙對紙，可好麼？」沉魚道：「好。」就逐個逐個的挨准次序，各人抽取兩頁，鶯娘暗暗地舉起觀看，早是起勁不了，喜的合不攏嘴來，因哈哈大笑道：「倍了又倍，倍了又倍，有誰及得我啊。」沉魚道：「妹子，別誇口，我總不弱你的。」鶯娘道：「給你看看，管叫瞠目咋舌咧。」沉魚道：「等他們補完結了，且慢泄漏。」雪雁道：「不補，不補。」沉魚道：

「誰要補麼？」眾人又道：「不補，不補。」沉魚道：「如此發表了。」鶯娘先鄭而重之，宣示大眾道：「黑雞心同了大輪船，怕是全地球上，再沒有蓋我的招咧。」眾人瞧了，都道：「巧啊，巧啊。」沉魚憤然道：「我自調好牌兒，誰知僅及阿鶯四分之一。」

孔子鯨拍案道：「有這等事，可也是八倍頭麼？」沉魚道：「哼，曆算七倍九分九咧。」子鯨怒道：「你們紙背上有標識的，不算賬，不算賬。」沉魚冷笑道：「咱們拉一百塊底的麻雀也不願意作些弊兒，去抬抬人家的轎子，何況只區區輸贏，更不在話下，值不得用甚標識咧，孔先生你極光畢現了。」雪雁道：